

壹、問題意識

網際網絡時代的來臨使得人類文明出現了重大的轉變。透過網路的輕盈性、變通性與延伸性，一點一點的打破了許多以往因為時空所受到的限制。教育在這個新的世界戲碼中，也開始發生了許多的轉變。除了眾所周知的遠距教學以外，近來十分風行的Web2.0、社群網站、iphone、ipad的浪潮，強調即時、分享與連結的特性，也即將使得教育中的教師與學生的角色起了質變。然而，在新傳播科技的浪潮之中，到底人類社會將呈現的是宰制、規訓與監控的社會，還是將呈現另一種突破不正義、轉化人類本身，並將人類與世界交融在一起的契機呢？

這是近年來當代法國學術思想的核心觀點之一，事實上也是世界其他許多國家的學者的探究核心（Cooper, 1995、Bowers, 1991、Buckingham, 2000、Postman, 1993）。但台灣教育學術研究，對於科技哲學與教育之間的關係的相關研究，大都以英美的學者以及德國的學者為主。關於英美的學者方面，台灣多以C. A. Bowers，以及英國學者D. Buckingham、美國傳播批評學者N. Postman等人的思想；批判教育學者M. Apple、P. MacLaren和H. Giroux彼此之間對於科技的不同觀點（張盈堃，2004: 69）；以及包括杜威、科技教父B. Fuller與現象學科技哲學家D. Ihde等人的科技哲學思想（林志忠，1998: 223-234），作為教育研究的理論依據。德國方面，法蘭克福學派對於科技的探討則最常被應用在教育研究上，而海德格對於存有(Sein)與科技之間的關係的探討則是另外一個軸線²（郭實淦，2000: 113），當然還包括馬克思、雅斯培(K. Jaspers)的思想（林志忠，1998: 217）。不過，對於法國學術界，在新傳播科技與教育方面的研究的涉獵，相對而言就十分的稀少。根據林志忠(1998: 218)對於J. -C. Beaune(1979)與D. Cérézuelle(1979)³兩篇八零年代以前的文章所進行的分析，法國有所謂的「科技順從主義」與「科技悲觀主義」。但八零年代以後，由於科技以十分快速的步伐在發展，且科技的多元、輕巧與普及性，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八零年代以後的科技歷經許多的改革、演進與革命，其也為人類與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因此從前法國科技哲學中的科技順從主義已然不再是純粹的順從與樂觀。對於科技，抱持「不絕對樂觀」的法國當代學者，開始從「省思與探究」的角度再行出發。事實上，按照法國科學傳播教育大師D. Raichvarg⁴的看法，九零年代以後，法國學術界對於新傳播科技與教育之間的關係，約略可分為「負面」看法與「再探究」(re-intérroger)看法的兩派(Raichvarg, 2003: 37)。這樣的兩類事實上與上述從前的法國學者的分類有所不同。與美國學者D. Ihde(1993: 60-62, 轉引自郭實淦, 2000: 136)所區分的：明天會更好的「烏托邦式進步主義」(utopian progressivism)，以及人類與環境會因為科技而更加痛苦與受到更多污染的「非烏式思想家」(dystopian progressivism)的悲觀論調，也有所不同。分述如下：

在法國的學術界中，持負面看法的學者，大都以新傳播科技對於人類社會的宰制、

² 如劍橋大學的 Michael Bonnett，正是延續著海德格的路線來分析。若純粹專章以海德格探討科技為標題的教育研究，可參閱周愚文(2003)、楊洲松(2011)、李佳擘等篇。

³ Beaune, J.-C. (1979).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Fra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verview and Current Bibliography", in *Research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v. 2, pp. 273-292. Cérézuelle, D. (1979). 'Fear and Insight in French.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Research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v. 2, pp. 53-78.

⁴ 筆者曾受教於 D. Raichvarg，並與之討論此部分的許多議題。

監控、規訓與控制為論述核心(如法國學者 C. Cardet, P. Breton, J. Ellul 等人)。另外，最為教育研究所熟知的，還有包括李歐塔，他由其《非人》一書分析，資訊世界不僅僅沒有為人類帶來啓蒙，而是帶來了「非人文化」(Lyotard, 1988: 64)：Lyotard 認為，電子世界的語音中心將一切規範在其程式語言下，但是這種電子語言使得人變成了一種技術、一種「非人」：人在電訊網絡中失去自我(Lyotard, 1988: 62)。這是十分具有反思性思維的社會科學思想，所最常出發的角度。而國內教育界在引用法國思想家的理論來探討新傳播科技的問題時，也大多偏向以此路線來開展(如廖育信(2005)、蔡元隆(2006)、許宏儒(2006)等)，卻往往忽略了法國「再探究」這一條路線。然而，新傳播科技所富有的「軟性」特質讓它已然不是純粹的「工具理性」而已，法國有許多科技哲學與社會學或是新傳播科技的學者則認為，對於新傳播科技的思維應不斷地以各種方式來思維與檢視之(Raichvarg, 2008: 36; Lardellier & Ricaud, 2007: 11)。

由於法國求新善變，希冀不斷逾越與轉化之學術氛圍與特色，法國亦有對於新傳播科技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關係，持有「再探究」看法之學者。如將科學及科技教育與劇場表演藝術教育融合起來的一法國 Bourgogne 大學科學傳播教育大師 D. Raichvarg (Raichvarg, 2003)；法國 Marne-la-Vallée 大學社會學教授兼法國著名科技社會學期刊「網絡」(Réseaux)的主編—P. Flichy 針對「想像的工業化」(les industries de l'imaginaire)的反思(Flichy, 1980)以及網路所帶來的想像力的創造及其烏托邦的願景(Flichy, 2001)，進行論述；當然還有台灣較為熟知的後現代學者 J. Baudrillard 以「擬像」的概念來探討新傳播科技；法國科學社會學家 Bruno Latour 從「科學社會學」的角度要重新建構這個新傳播科技時代的新的社會學⁵。其他法國的許多學者，如 C. Barats、H. Cardy、L. Granget、Serge Proulx、Sandra Frey 等人，他們一方面反省新傳播科技對於人類社會可能會有的負面影響，一方面則由各種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與論述新傳播科技對於人類社會所帶來的可能(Lardellier & Ricaud, 2007: 8)。

因此，由上述的分析來看，這就不純粹是種「烏托邦式進步主義」的論調了。事實上，這一條路線呈現的是法國學術界重新思考新傳播科技這樣一個充滿變異性與可能性的議題，而不純粹是種樂觀的烏托邦論調。如同法國著名的學者，法蘭西學術院院士 Michel Serres⁶所主張的，反思新傳播科技的問題，及探究其為人類所「可能」帶來的「轉化」與「連結」的契機，因此他是屬於「再探究」的路線。並且，他認為，在網際網路之中，教育發生了改變，但是他更指出，這種改變絕「不只是」讓人類邁向更不正義之處，卻忽略了事實上，教育必須乘著這股浪潮，從根本之處進行轉化，以使人類有著轉化的契機。

Serres 於 1930 年 9 月 1 日出生於法國西南方的小鎮 Agen。他是一名哲學家、數學家、科學史學家、文學家、登山家。畢業於著名學府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國內較為熟知的 Michel Foucault、Louis Althusser、Raymond Aron、Pierre Bourdieu、Émile Durkheim 也畢業於此)。畢業後擔任海軍，海洋因此也成為思想很重要的元素。後來他在巴黎的第一大學、美國的 Stanford 大學任教，也在著名的法國第四大學 Sorbonne 大學任教並在

⁵ 《改變社會。重作社會學》(Changer la société. Refaire de la sociologie)巴黎的 La Découverte 出版社於 2006 年出版。

⁶ 研究者曾與 Serres 在其巴黎家中有過面對面的法語訪談，以助於澄清本文的許多概念。